

Im Lande des Mahdi

沙漠之城

埃及异域命悬一线，诡秘阴谋一触即发！
向往自由的灵魂是否能挣脱牢笼，展翅苍穹？

[德]卡尔·麦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m Lande des Mahdi

沙漠之城

[德] 卡尔·麦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漠之城 / (德) 麦著; 安淮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613-5154-3

I. ①沙... II. ①麦...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6909号
图书代号: SK10N0407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李小兰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620×889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3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154-3
定 价: 29.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录

第一章	胖子纳希尔	001
第二章	他就是主持	024
第三章	午夜惊魂	047
第四章	窃贼努哈尔	063
第五章	正义之仆	082
第六章	古镇奇遇	102
第七章	初到古镇	117
第八章	沙漠地狱	129
第九章	木乃伊洞穴	143
第十章	卖艺人与失踪者	159
第十一章	枯井中遇难	183
第十二章	意外的收获	201
第十三章	决裂	222
第十四章	神秘的水井	248
第十五章	遭遇猎奴匪	265
第十六章	探寻秘密	287
第十七章	卖艺人落网	305
第十八章	智救落难者	328
第十九章	轻易取胜	346
第二十章	罪有应得	364

第一章 胖子纳希尔

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的首都开罗是“凯旋之城”和“东方之钥”。“凯旋之城”的称号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但“东方之钥”这个称呼却是实至名归。的确，开罗就像是一把打开东方世界大门的钥匙。所以当西方的势力席卷而来的时候，开罗首当其冲。当年“凯旋之城”的英姿如今早已烟消云散，面对西方的冲击，这个老朽的城市现在根本无力还击，只能听凭摆布。随着时光的流逝，欧洲人已经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天堂。想当年，埃及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欧洲的某个显贵因为妄言苏丹王进入阿雅索非清真寺时没有脱掉皮靴，结果被人一刀刺死，那样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任何一个异教徒进入开罗的五百二十三座清真寺时，都可以照旧穿着自己的鞋袜。

在开罗，外国人绝不会感到不习惯，因为这里有希福德饭店、新饭店、东方饭店、尼罗河饭店、大使饭店以及无数的美食店、咖啡店和小旅店，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满足这些需求要支付大把的银子，所以我这样一个与英国贵族收入无缘的人，应该对那些欧洲富豪聚集的地带敬而远之，而且是离得越远越好。

但有谁愿意远离那些能满足享受的地方呢？并且要生活在开罗，就必须租住当地人的房子，要是不想整天被当做傻瓜一样地骗来骗去的话，熟悉这个国家的情况是必修课，会说阿拉伯语更是非

常必要的。所以一个西方人远离欧洲人聚集的地方，单独居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当地的导游和佣人是不不会把自己的诚实献给外国人的，所以千万不要过于信任他们。对于佣人，你可以给予他最大限度的信任，把家交给他管理，相信他不会在你的家里进行偷窃。但是，等他外出购物时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他总会扣下几个帕拉甚至一个皮埃斯特放入自己的口袋。就每次而言，这样的损失并不算多，但是日积月累之后，那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了。

和佣人相比，导游更是完全不可信任。如果一个外国人和导游一起去市场，而他又不懂当地的语言，那么会被骗是毫无疑问的。导游会和任何一个商贩勾结，骗外国人的钱，事后再去领取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为了试探导游的可信度，一个精通阿拉伯语的法国人曾做过试验，他和导游在一起时不露声色，后来导游带他去了一家武器商店。法国人刚进店门，商贩不先招待他，而是和导游用阿拉伯语商量起来：“老兄，今天这头基督徒蠢猪，我们怎么骗骗他呢？让他以大马士革的价钱来买谢菲尔德的次品，然后将得到的利益平分，怎么样？”就在这时，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法国人突然用地道的阿拉伯语说，他可不是蠢猪，也不会在这里买任何东西！这个小小的意外使两个人瞠目结舌。

有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曾这样记述：“以前居家过日子，女主人要像厨娘一样，亲自去购买一切生活所需，包括大米、豌豆、熏肉、火鸡，还有那些在旅游手册中列举的各种各样的食品。可是近几年来，衍生出一种新的职业，那就是代理人。我们和代理人签订合同，这样购买食物及很多其他事就都可以由代理人来完成了。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提供早餐和午餐，还有灯火、内衣、佣人和交通工具等。为了保证双方的安全，这种合同要在当地的人民执政长官那里签署。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很好地约束那些利欲熏心的代理人，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执政官就会作出评判，可能危及他今后的代理生涯，甚至就此丧失经营权。这也为外国人雇佣这种职业代理人提供了一个参考，他们在

签合同之前都要先到执政官那里了解代理人的信用情况。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公开欺骗情况的发生。”

职业代理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所以人们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有益的，但那些人的狡猾也是公认的。所以我认为，签约时受骗和后来受骗，都是一样的。当然，有钱享受代理服务的人很让人羡慕，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支付这部分钱。那些早餐和午餐菜品齐全，有多少道菜都是固定的，再加上火鸡和其他的食品，还有内衣和灯火！能够这样享受旅行的人，希望他永远健康！

到了开罗后，我先去了东方饭店，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暂时落脚，因为我只住一夜。放下行李后，我就出门去找私人住房了。

我向东南方向走去，那里有一个古老的弗兰肯居住地，名叫姆斯基地区。基督教徒首次获得这里的居住权是在萨拉丁时期。整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的欧式商店更多、更大，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交通比这里更繁忙，所以这里是这个城市最拥挤的地方。开罗后来兴起了三个新的商业区：西北的埃斯帕基叶、西部的伊斯麦里亚、南部的阿布丁。在它们出现之前，姆斯基地区狭窄而潮湿的街道，是整个城市中唯一一条像样的宽街。这里保留了大量欧洲的特色，可是当看到几座古老而平矮的阿拉伯屋顶、典型的埃及式的脏乱，闻到弥漫各处的沙漠气味后，人们还是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地方。

想领略地道的东方特色，并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因为阿拉伯人居住区离这里并不远。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开罗，我循着以前的记忆，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胡同里，走到头就会进入另一条胡同。当我走到这里时，看见一栋低矮房子的泥墙上有四行文字：

Beer-house

Cabaret a biere

Birreria

Bira, inglislilje we nimsawije

这四行字调动了四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

语。我在这座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它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外部的样子令我望而生厌，但是墙上的“啤酒”两个字却吸引着我。房子上层的屋墙由前面十根已经干裂的木柱支撑着，柱子后面就是临街开放的啤酒店。里面的客人不多，可以一览无余，他们有的抽着烟坐在草垫或皮垫上，有的就坐在马扎上，可能这就算是椅子了。其中有一个长得十分肥胖的家伙，他坐在一个马扎上，汗如雨下。看到我站在门前，胖子挥舞着双手打招呼，他面带微笑，友好地向我喊道：

“快进来吧，先生，进来！这里的啤酒很好喝，很好！”他不是本地人而是奥斯曼人，因为他说的是土耳其语。由于我没有马上回应他的要求，他就左手举着酒瓶，右手用力地摇晃招呼我进去，手的动作带动了他酒桶般的身体来回摇晃，终于使那个仅靠三条细腿支撑、像皮匠坐的小马扎一样的椅子不堪重负，一下子塌了下来，那个胖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我的老天！噢！我的妈呀！我的肚子，我的胳膊，我的腿儿，我的瓶子！”他左手高高地举起来，呼天抢地地嚎叫着，可是并没有想要站起来的意思。

我过去后，首先发现的是他喊叫声中最后的那句“我的瓶子”并不是虚张声势。那个酒瓶碰到柱子上摔碎了，胖子手里只拿着一个断裂的瓶颈。瓶里的酒全洒在了他的脸上和眼睛上。其他客人哄堂大笑，看他的热闹，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我问胖子，同时拿掉了他手上的瓶子碎片，并用一块手帕给他擦着衣服和脸。

“我的胳膊、腿儿都摔断了！”土耳其人仰卧在地上回答到，同时他把他的四肢一齐向我伸了过来。

“不会的，”我安慰他说，“如果你真的受了那么重的伤，那个有难度的姿势是做不出来的，你还是试一下，站起来吧！”

我用双手抓住他，想要把他拉起来，可是他差点儿把我的胳膊拉断，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时，啤酒店的一个堂倌儿走了过

来，他是个黑人小男孩，手中端着一个火盆，火盆中发红的炭火是给客人点燃水烟袋用的。这个小家伙的脸上透着顽皮，只见他用火钳夹出一块火炭，伸到了胖子的鼻子下面，他的小胡子马上就发出滋滋的烧焦的声音。土耳其人“噌”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反手狠命地给了小男孩一记耳光，男孩被打得扔掉了火盆，喊叫着跑到后边去了。

“我的胡子，我漂亮的小胡子！”

土耳其人咬牙切齿地喊道，双手痛惜地抚摸着烧焦的胡须：“这个黑鬼好大的胆子，竟敢损伤我展现男性美的装饰！安拉绝对不会饶过他，应该把他打入地狱的最底层去赎罪！”

现在，这个人完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可以好好看看他了。他个子不高，腰却很粗。脸色晒得深红，可以看出他健康状况良好，同时也容易留给别人真诚的印象。虽然现在他的眼睛里满含怒火，但可以看出，如果换一个气氛的话，他会很和气的。我估计他最多也就三十五岁。他穿着和我差不多的衣服：脑袋上顶着圆锥形的菲斯帽，上身穿一件背心和一件低矮立领的短上衣，衬衣领下系着一条围巾，腰间还扎着一条腰巾，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下面是一双轻便皮靴。但还是有不同的，我的衣服是淡灰色，而他的却是深蓝色，并且有很多金边和金穗的装饰。从外表来看，他这个人不用吝啬自己的钱财。

站好后，他又在身上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摸索了个遍，确认除了几根胡须外，其他地方没有受到损伤，于是很快又高兴起来。他向我伸出手，热情地握住我的右手摇晃起来。

“谢天谢地，我没有受伤！你怎么样，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这段时间？”我有些诧异，“这么说你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吗？”

“我的确没什么印象了。”

“这倒也是，当初我们见面时，你并没有和我说话。我们先坐下吧！你是德国人，肯定愿意喝一杯啤酒。”

我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就找来一把比较结实一点儿的椅子坐下。刚到开罗，我还一脸的风尘仆仆，而此时能够遇到一个认识我的土耳其人，并且有这样一次友好的会晤，我暗自庆幸。以他对我的态度来看，我给他的印象还不错。可是我却对他充满了好奇，想知道他是谁，我们曾在哪里见过面。

“嘿，小伙子，拿两只水烟袋来！”他向后面喊道。

黑人小男孩还心有余悸，他犹豫地走过来，尽可能把胳膊伸长，递过水烟袋放到桌子上，他肯定是害怕再挨耳光。当他确认了土耳其人不再生气时，才把火炭递给我们。烟锅里装满了波斯黑烟草，这可是只有在内吉雷才能抽到的。

“我们要两瓶奥地利啤酒，快拿过来！”胖子又命令道。

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我的礼貌：因为我是德国人，应该喝奥地利啤酒，而不是英国啤酒。

我们抽足了烟，他在一旁打量着我，目光里透着友好和尊敬。

“因为你不得记得我了，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名字。我叫穆拉德·纳希尔，是个生意人，在海上有很多船只。伊斯米尔有我的店铺，但我还有分店在尼夫。噢！尊贵的先生，我那些漂亮和贵重的东西，就是帕夏^[1]看到都会嫉妒的，而且我还有不少呢。”说着，他将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放到了嘴上，亲吻着它们，用舌头咂着嘴，并闭上眼睛，好像已经完全陶醉在什么特别美妙的东西里了。

他接着说：“你现在肯定还好奇，我在哪里见过你。现在我告诉你，那是在阿尔及尔，我的船曾停靠在那儿。那里有一个叫拉索朗的法国商人，你认识吧？”

“当然。”

“当时你正坐在巴巴丛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后来我也进去了，发现所有咖啡馆里的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你，并且轻声地议论着。你走了以后，我就向他们打听你的来历。通过打听我才知道，

[1] 帕夏，埃及前共和时期的最高官衔。

你是个德国人，拉索朗的儿子被绑架到撒哈拉去的时候，是你从杀人匪帮手中把他救出来的。于是我就记住了你的脸，刚才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没错，我的确是德国人。但当时人们把我的行为夸大了。”

“不 我相信。当时你消灭了最大的强盗团伙，他们中没有一个匪徒能够逃脱。”

“这并不是靠我单独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是，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两个随从和你一起，这就是全部。后来我找拉索朗谈生意，他曾向我详细地讲述了你的故事。先生，你这是从哪里来？”

“乌雷奥利地区的比阿德。”

“那你要到哪里去呢？”

“回家。”我简短地回答道。

“要回德国吗？那里有人等你？或者有什么重要的生意要做？在我看来，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是不会做什么生意的。”

纳希尔神情不安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是，我当然没什么生意，而且也没有人等我。”

“那不如留下来和我一起旅行吧！”

“去哪里？”

“去苏丹的喀土穆。”

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到南部去旅行，是我长久以来未能达成的夙愿，但是很遗憾，我不能对他的提议给予肯定的回答。

“我去不了。我必须回家，不能留下。”

“既然没有生意也没有人在等你，为什么不能留下？”

“因为这个，”我掏出了自己的皮钱袋，笑着在土耳其人的面前晃了晃，“对于这个钱袋患了什么病，我可以用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告诉你，它得了一种叫做Ssill或Sajflanma的病，因为只出不进而导致的‘囊中羞涩症’，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只能回家。说得明确点儿，现有的钱只够我骑上骆驼去苏伊士运河，然后

就得赶快回家。”

我想，这回胖子该放弃了吧，但我估计错了，他冲我摆摆手说：

“噢，这你不用担心，你不会没钱花的。在姆斯基区的埃及银行、埃斯帕基叶区的阿本海姆银行、罗赛特公园的拉瑟本银行这三家银行中我都有认识的人，你只要去其中任何一家银行，就会马上得到你需要的钱。”

“可他们认识的人并不是我。”

“我可以写个纸条让你带去。”

“对于你的帮助，我很感谢！但我不想借钱。我不像你那样富有，所以只能算计着口袋里的状况旅行。”

“你真的非回家不可吗？”

“是的。”

“太可惜了！”纳希尔说，他一脸的遗憾，并且是很真诚的，“如果不是这样，你正是我需要的人。刚见到你时，我就觉得很高兴，随即就萌生了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就请你和我做伴旅行的念头。”

“你需要我？为什么？”

“安拉啊，这还用问吗？我去喀土穆，是送我的妹妹去结婚。她身边只有几名女佣，为了保证安全，我必须雇佣一些可靠的人同行。你想想，我们要在尼罗河上进行长途航行，途中充满危险，还要穿过阿拉伯部族地区，那里的人还处于半野蛮状态中呢！而你曾经打败过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匪帮，可以说无所畏惧。当年用过的枪，你还带着吗？”

“是的。”

“那么，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次旅行不需要你花费自己一分钱，一切的费用由我负责。当然，我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佣人那样付给你工钱。到了那里，我会做赚很多钱的好生意，然后将其中的利润分给你，至于从中分多少份额，我们可以商量。”

我承认，这是个不错的建议，而且我真想马上答应。但我想应该了解得更详细点儿，于是我问到：“你去那儿做什么生意？”

纳希尔的脸上立刻显出狡黠的样子，他挤了挤眼睛说：“你难道想象不出来吗？”

“想象不出来。”

“做点儿Reqiq生意，怎么样？”

他紧张地注视着我的表情。Reqiq就是奴隶。对于这个想法，我立即否定了：“如果是这样，我绝不能帮你。我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况且现在总督是禁止猎捕奴隶的。”

他脸上狡黠的表情消失了，并且变得有点儿严肃。

“那些以贩卖奴隶为生的家伙，才不会把总督的禁令放在眼里。但那并不是我的生意，我对猎捕奴隶也没有兴趣。鸵鸟羽毛、橡胶、香料和山扁豆叶这些才是我的目标。喀土穆有很多这种货源，我想在那里大量收购这些东西，然后运出来贩卖。对你的信仰而言，这样做不是罪恶吧？”

“当然不是。”

“好，那我们现在就击掌为约！”说着他向我伸出了手。

可是我觉得这太仓促，就补充说：“我们刚刚认识，彼此还不是很了解。”

“但我了解你，并且确信，你就是我需要的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不会对你有任何害处。非但如此，你还会带着一个鼓鼓的钱袋返回家乡。”

这番话的确很有诱惑力。可是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他提到贩奴生意时的狡猾神情。正因如此，我对他产生了些许怀疑。如果我刚才没有提出反对的话，我想这种生意他还是很乐意做的。

“事情并不那么着急。给我一点儿考虑的时间，可以吗？”

“我乐意等，先生。如果我们的这个交易没达成的话，按你的计划，你就要去苏伊士。我想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两天或者三天之后。”

“嗯，看来我们还是有些时间的。请问你现在住在哪里？”

“实际上，我是刚到这儿，把自己有限的行李安放在一个旅店

之后就出来了，现在我想找私人住处。”

“我想你还没有找到吧？”

“何止是没有找到，我连看都还没看到，因为我才刚开始寻找，就遇见了你，还被友好地招了进来。”

“很好，这太好了，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住处。只是我想问一问，对于住的地方你有什么要求？”

“几乎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一个简单的小屋，有一块地毯或者普通的垫子铺在地上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要求的话，我希望住的地方一定要干净。这地方哪怕只有一个小天井，能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我也很满足。”

“当然，这要求很低。”

“经常旅行的人，已经习惯每天风餐露宿了。就算来到城市里，也不期望有多好的条件。”

“其实不必这样。这次你可以住得像一个帕夏那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住处吧，条件很好的。你可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即使是那些挑剔的大臣也不会对它有意见的。”

“对此我非常感谢，但我不是大臣，并且也不是很有钱。你给我介绍太好的住处，我的钱袋负担不起。”

“咳，不必担心，因为这个住处不用你掏一分钱。”

“什么？有谁会出租了房子，还不要房租呢？”

“是我啊，先生，就是我！”

“你？在开罗你有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房子没有，但我租了一所房子。我要做生意，并且还得准备送妹妹去结婚的旅行，至少要在开罗停留三个星期。考虑到要照顾妹妹她们，我不方便和别人同住，所以不能租用旅店和私人住房。因此我必须自己租下一栋完整的房子，事实上，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终于，在离这儿两条街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栋合适的楼房。房主很富有，把里面的豪华设备全部都留给了我们使用。”

“所以你有三间房是空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还有更多。房子非常大，又宽敞。其中有些房间我都还从没进去过。房子那么大，住在里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奇特感觉。所以如果你搬进来，并和我一起用餐，就可以消除我一日三餐的孤独，对我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嗯，这个建议很容易接受。我想看一看我的房间，可以吗？”

“当然！如果你方便，我们现在就去！”

我们来到了他的房子所在的那条胡同，开罗有数目众多的胡同，这是其中的一条死胡同。从外面看来，这些房子并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走到里面就会发现别有洞天。有些房子，临街的一面破烂不堪，就像废墟，可是里面可能藏着一座宫殿。这一点东方人和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家室和家庭生活暴露给外人看。这样做有它有益的一面，但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市民的凝聚力。

很多房子是没有窗户的。就算有窗户，也都很不规则，好像设计的时候根本没它，只是后来随意安上去的，窗外还安有一个细木条制成的栅栏。窗户使用了透明的玻璃，人们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这种情况在东方是很难看到的。太多的光线除了干扰生活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矗立在胡同尽头的一座楼阁就是纳希尔租的房子了。大门很高但很窄，如果一个人骑着马要走进的话，就必须把腿紧紧贴在马肚上，要不然两边就会碰上门框。紧闭的大门旁的一根小绳上拴着一个小木锤，纳希尔拿着它敲起门来。

敲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人出来开门。看到那个人我吓了一跳，他个子比我高出一头还要多，可是身材非常消瘦，他站在门边，好奇地打量着我。他胸脯的宽度只和一个小桶差不多，可是胳膊奇长，每一条都是我的两倍长。他整个身体的比例都差不多是这样，四肢和面孔长得吓人，却窄得有些可怕。他的鼻子也很长，至少有十厘米，笔直的鼻梁看上去无比锐利，让人联想到刻刀。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库尔德人通常爱戴超长的头巾，但是这个人头上缠

着的头巾比普通的要宽。他穿的那件衬衣式的白色长衫，一直垂到脚面。

“这是我的管家，赛利姆。”纳希尔向我解释说，然后把那个鬼魂般的家伙推开，让我进了门。

我们刚进去，在我们身后鬼魂般的赛利姆就把门插上了。我们走在一条狭长的走廊上，房子的最底层是以大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而不是这条走廊。因此，所有的房间都在我们的左面。纳希尔带着我，首先来到了庭院，看现在的样子，可以推测当初庭院还是很讲究的，只是现在已经荒废了。庭院的路面是用大理石铺成的，中央有一个同样是大理石的盆器，可惜里面没有水，四周是房子的围墙，周围有很多廊柱，它们是用来支撑着上层房屋的，廊柱的后面就是通往各个房间的房门。

纳希尔把手伸出来，在空中做了一个画圈的动作。

“现在还可以看出过去的富贵。这儿曾经有一个精美的喷泉，给人带来凉爽，但它早就不再往外喷水了。你看，这房子里上上下下有这么多的房间，有谁能把每个都用上！”

他用土耳其语说着，管家站在我们旁边，很赞同地深深弯下腰，用阿拉伯语顺从地附和着说：“是啊，的确如此！”

他那种弯腰实在让人印象太深刻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而且以后也再不会见到这样的弯腰了。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这个管家赛利姆一样的人了。他的上身向下弯时，动作突然而急促，就好像他的两条长腿是他的支架，上身一下子就甩到了地上。他的身体就像是一棵杨树或柳树，弯腰时，他的每个关节都在摇晃着，那样子和大风吹得枝叶簌簌摇晃一样。他的长衫也随着他身体的晃动以一种无法描绘的姿态运动着，好像是在模仿海浪的抖动。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仿佛是每一根肋骨都脱离了身体，各自跳着自己的舞蹈，并通过长衫表演出来。

“跟我来！”纳希尔接着说，“我们现在去看看花园。”

越过了庭院，我又听到了后面传来“是啊，的确如此”的声

音。回头一看，正好看见赛利姆的第二次躬腰，他躬得如此低，以至于上半身和腿形成了一个规范的直角。

庭院一侧的墙上没有门，但有一个豁口可以通往花园，其他三面都是高高的围墙，有两人多高。由于年代久远，墙上有几处裂痕。这块地上没有草坪，也没有花坛，只有各种杂草和毒菌在这里生长。

“带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你熟悉一下状况。”土耳其人说，“好了，现在我们该去看你的房间了。”

我们返回庭院的时候，赛利姆还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又鞠了一次躬。看着他那细细的腰身，我真担心他的腰会一下子折断。我们走过去，他就迈着庄严的步伐跟在我们身后，为我们打开底层第一道门的同时又鞠了一躬。

这第一道门通往前厅，厅里铺着一块大地毯，是用棕榈纤维编成的，墙壁和棚顶都被涂成了白色。从前厅我们又进入了客厅，这是第二大的房间。客厅周围摆放着红绒坐垫，地面铺的是一块伊斯米尔地毯，墙壁是深蓝色的，上面用金粉写着《古兰经》的经文。接着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房间。这是一间卧室，一盏彩色的玻璃吊灯挂在屋顶的中间，屋里的一角铺着祈祷用的地毯，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另一个角落放的则是盥洗用具，它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瓷器，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盥洗用具的对面是一个低矮的铺架，这就是卧榻了，除了丝绸被子，上面还摆着很多又高又柔软的枕垫。

随后我们又来到一个小房间，看这个房间的布置，我想是要用来做书房的。有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套烟斗。房间里有两个橱柜，其中一个里面陈列着内吉雷烟草和各种钢制的烟草罐，而另一个显然是当书柜用的，架上摆着很多书。我看到两本手抄《古兰经》，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书籍。房子的主人看来很有学问，并且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信徒。

前面还有一扇门，但纳希尔并没有带我进去，他向我解释说：

“那个是我的房间，我们去看你的房间吧，是专为你准备的。”